

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編 者 的 話

福建省一九五八年暑期高等学校招生考試，語文考試作文題目是：“整風以來一件激動人心的事”。參加這次考試的學生，作文成績比往年有了顯著的提高。這裡選編了其中優秀的作品，匯集成冊。

從這些作文中反映了各地學校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以後，學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和勤工儉學活動，生活內容充實了，見聞寬廣了，思想感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所寫出來的文章內容豐富多采，所記述的事件，從學校到社會，從學習到勞動；形式多種多樣，有通訊，有特寫，有小故事等。這些文章是激動人心的。

但是，由於我們編選時間匆促，沒來得及全面深入審閱全部考卷；同時也由於篇幅限制，不能把內容雷同的文章一一採用。因此，可能還有一些優秀的作文，並沒有編入這本書中。

我們希望各地師生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深入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取得更大的成績。那麼，明年高考的時候，一定會選出更好的作文來。

福建教師進修學院

一九五八年國慶前夕

目 录

父女竞赛.....	福州第一中学	吳耀子 (1)
創造奇迹的故事.....	閩侯第一中学	林南榕 (6)
叶書記在打谷場.....	福州第六中学	林存榮 (9)
大年初一修水庫.....	长乐第一中学	張國英 (11)
水高一尺堤高两尺.....	福州第一中学	陈智亮 (12)
寿板的故事.....		潘湘官 (14)
四只閩鸡.....		刘克熹 (16)
乳牛游行.....	福建师范学院附中	鄭立信 (20)
刘大叔要活到共产主义.....	泉州第一中学	邱天牧 (22)
妇女下海.....	福州第三中学	陈 煊 (24)
小故事一則.....	福州高级中学	陈長燦 (26)
林桂嫂学文化.....	福州第七中学	林金森 (27)
青工李克明.....	漳州第二中学	庄秀珍 (29)
父亲把秘方公开了.....	廈門双十中学	林文群 (31)
媽媽相信“星鯊”牌了.....	廈門女子中学	楊紫絨 (34)
第一炉鋼.....	漳州第二中学	何丽盈 (36)
第一顆鋼鉄“卫星”上了天.....	連江第一中学	陈信江 (39)
夜战污水沟.....	福州高级中学	鄺亨利 (40)
我們的姚校长.....	浦城第一中学	李仲明 (42)
教师搶救杉木.....	南安第一中学	黃楨祝 (43)
山区办起中学来了.....	福安第一中学	顏元清 (45)
紅旗插遍全中国.....	廈門第二中学	陈綿華 (46)

父 女 競 賽

福州第一中學 吳 耀 子

今年春天，我在故鄉看到一件事，它激動了我的心，也激動了故鄉人們的心。

大清早，太陽還在東頭的山凹下睡懶覺。我背了竹籮到村口去拾糞，路上行人很多，有挑糞的，有推車的……今年春耕進行得特別早。是的，今年可不比往年呀！自從村里開了几次會後，人們勁頭特別足，干起活來，嘿，那才夠味呢。

經過四叔家，聽見屋里有爭吵的聲音，我放慢了腳步。

“爹！你看，自從整社後，人家的干劲兒都挺足的，春天搞得热火朝天，可咱村呢？眼看要到清明節了，秧還沒插完呢？地還才犁了一半，我看得用雙鐮犁。”這是鳳英的聲音。

“不！不行，那傢伙已擱起兩年多了，不能用。人家都不敢用，咱可能弄險呀！”

“爹！那是往年的事，現在人們的覺悟不象兩年前的了。試用試用吧！”鳳英一步緊似一步地說着。

“不能試，這關係大伙的收入，咱還是用土犁吧。穩扎穩打，不冒險！”四叔慢條斯理地回答。

“爹！亏你还是社長呢？眼看春耕要誤時了，你也不急，真不負責。”

“什麼？你說我不急，我愁得飯都吃不下了。我是社長，得對大家負責，你这小閨女知道什麼？”

“好！你不管，我是共青团員，可不能看了不管。我去找有义哥，他有办法。”說着凤英开了門，跑去找咱村的党支书去了。

“凤英！嘿，这毛丫頭就爱出風头……”四叔追出門口，看闺女走远了，才叹了口气，走回屋里。

晚上，人們都到村东的小学里开会，我匆匆吃完晚飯也跑去了。到了会場，人已集了好多。我挤到台前，看見台上放着一張方桌，旁边坐着几个乡干部和工作組同志。四叔也坐在台上，搭拉着脑袋在吸着旱烟。这时，有义哥挤到台前，一跃跳上台上，向大伙一招手，全場都靜下来了。

“乡亲们！今晚找大伙来商量一个問題。自从去年年底咱們社里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大家的勁头可真大呀！是的，咱們要跃进呀！咱們提出要赶上‘黎明’，超过‘紫泥’。赶就得干呀，可不能走天官步，象烏龟一样慢吞吞爬呀！”大家嘩然大笑起来了。

“乡亲们，咱們是有困难的，去年开了二百多亩荒地，可是犁田赶不上了，田沒犁，秧就不能插，大家看怎么办？”有义哥一餅，大家在台下就談論开了。

“我看得請双輪双鐮犁出来帮助。”是一个姑娘的尖叫声。大家回过头，在淡淡的灯光下一看是凤英。她的黑溜溜的眼睛閃着亮光，說完这句话把长辮子狠狠地往背后一甩。

“对呀！英姑娘說得对，只要把双鐮犁拿出来就有办法了。”

“这才是好办法！”我也跟着一群青年小伙子喊着。

会場里一片附和的声音，大伙儿的情緒很高。然而，这其間

也有着反对者的声音：“双铧犁不行，咱们的田不合用。”“擱起两年了，还想再用。”这多是“稳重”的老头子和大惊小怪的老太婆的声音。然而，这些话都被小伙子们用“老保守”“死落后”给压住了，裹得不敢再响了。

“乡亲们！我来进一言。”四叔站起来面对着台下说：“我看干事嘛，总要考虑周到才行。这是关系大家的收入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咱们是水田不能用这笨铁家伙。论犁田这一行，我也干了几十年，从没见过什么双铧犁。谁说真能用？坏了事谁负责？我看不行。”四叔摆摆手口气坚决地说着，台下突然静了一会。几个“稳重”的老汉胆子壮了。他们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四哥说得在理。这才是老世故人的金石良言啊。”我真着急极了，生怕反对用双铧犁的人占了上风。

“四叔！我看明天都到地里使使看，好坏要见个分明。真金不怕火，只要拉出土犁来，一块犁完了，大伙儿评评看。”一个有名“快嘴的”虎姑娘象扫机枪似地说着。

大伙儿的情绪又给鼓起来了。“对呀！虎姑娘说得妙。”年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的尖叫声又压倒会场。有义哥看到了这种情况，点点头满意地笑了。

四叔沉吟了一会，放下旱烟管，站起来说：“好吧，比就比，明儿我亲自下田。你们也拉出双铧犁来，咱四叔手下可不留情，输了可别怨四叔呀！”

散会了，一位花白胡子的老汉和四叔攀谈：“四哥！我可看得准呀！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四哥是犁田的好把式，明早有好看的给后生瞧，让他们死了这层心吧！”四叔听了，微微笑着，只是点头。

隔天鸡还没叫头遍，我就起床了。这时月亮还没下山，启明星还依在东头山旁。我沿着新开的车道，往东村走去。今早在村东的試驗田上新旧犁要比賽呢。听见前面好象有人談話的声音，我連忙加快了脚步。

一个老太婆的声音：“你不知道，昨晚四叔和閨女吵了好久，四叔罵女儿給老子丟臉。凤英这孩子也太好强了，跟她老子抬杠，也不想一想，她老子是百里挑一的好犁手。嘿！不知道后来怎么收場。”

到了試驗田，人已集中不少了，往年庙会还没这么熱鬧呢！四叔坐在田埂上“巴达巴达”地吸着烟，他一身扎得挺結实，象走江湖的上場練武的好汉。

有义哥可忙坏了，他口里啣着笛子，不时看着手表。一会儿，几个年青的姑娘拉来一部双輪双鐮犁，大家都圍上去湊熱鬧，指手划脚地評論着。双鐮犁的刀口鋒利明亮，可以看出姑娘們曾花了功夫給修整过的。

一場比賽要开始了。四叔慢慢站起身来，走到土犁前把套子放在牛背上。这时，有义哥走到凤英面前輕声地說：“別怕，沉住气，大家在支持你。”凤英严肃地点点头。

在笛声中，两只牛拉着两件不同的農具在移动着。四叔两只大手紧紧地握住犁把，神气活現地喊着：“吁——得”。牛慢吞吞地走着。凤英手里拿着竹子，在赶着拉双鐮犁的牛，牛却很快地跑着，两只鉄輪在“呼呼”地飞轉，輪下翻出的一堆堆疏松的土层在翻滾着。

四叔斜着眼睛看看自己的閨女，女儿走得挺快。他再看看自己的这只牛却不爭气，在喘着气，吐着唾液，愈走愈慢。“媽的！

装蒜，往日的劲那儿去了。”四叔狠狠地骂起牛来了。他心里一慌，一不留神，牛走弯了路。也许是因为用力过度，四叔的额上渗着豆粒大的汗珠，他在喘气哩。

最后，在笛声中两只牛都停下来了。有义哥连忙到两块地里巡视一遍，又仔细量了量面积，向大家报告：“乡亲们，听呀，新犁在四十七分钟犁了两亩田，深六寸。四叔的土犁在同样时间内，却只犁了四分田，深度不到三分。”大伙听了“嘩”地笑起来，年青人笑得顶欢，连那些“观潮派”也频频点头了。

四叔坐在田埂上，一声不响地看着躺在地下的土犁，狠狠地吐了一口水。

人们围着凤英和双铧犁。“这铁犁真挺有用呀”，“好家伙这是‘活铁宝’，那是‘死落后’。一群小伙子抬着新犁和旧犁评论着。“凤英你比你爹还行，真有本事！”“不，那是机器好用。”凤英谦虚地说。

这时，四叔慢慢地踱到这头来了。他蹲下去，看看闺女犁的田。果然，一排排又直又深，翻起来的土一大堆一大堆的。他再看了看自己犁的地，摇了摇头。他服输了。

四叔挤进谈论着的人群中，对有义哥说：“有义，再去买四部这铁犁，咱社就有办法了。这是好家伙。”

有义哥兴冲冲地说：“四叔，这一课上的可真好呀！女儿给老子补了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课’真生动极了。”

四叔听了，点头笑着说：“嘿，咱可不能再保守啦。唔，落后啦，年青人跑远了，我可要赶呀！”

大伙儿“嘩”地笑了。笑声惊动了田边树上的喜鹊，喜鹊“咋，咋，咋，”地叫着，向高空飞去，向人们报喜去了。

創造奇迹的故事

閩侯第一中學 林南榕

朋友，我想你在報上看到了連坂社的社員們放射了早稻畝產近六千斤的衛星的消息吧！可是你懂得這些英雄的社員們是怎樣創造了這個奇迹嗎？我家就在連坂，這可懂得頂清楚，你想聽我講講嗎？

還是從今年春耕前夕談起吧。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社長黃寶洛正坐在脫了漆的一張辦公桌前研究着今年鄉里生產計劃。

“喂，黃社長，區里來了一封信。”村里送信名叫依牛的，一邊說着，一邊把一卷油印的東西拋進窗口。接着，騎着自行車飛也似地走了。黃社長看完了來信後，滿面春風，愉快地走出了辦公室。鎖了門，便匆匆地找各生產隊隊長去了。

社長立即召集各生產隊長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是在牛大宗——第一生產隊的隊長的家里開的。十多個人圍着一張四方形的飯桌，傾听着黃社長的話。

“區里來信了！要我們在今年來一個生產大躍進，在一個生產隊里種一塊畝產達四千斤的早稻試驗田。你們說這可能嗎？”黃社長幾乎是一口氣說完了這些話的，他正在等待着各個隊長的反應。當時這個指標算是相當先進了。往常早稻畝產只有几百斤，難得千斤出頭。

“嗯，四千斤！是不是可以改為三千斤？”這是第二隊的隊

长黄小成說的。他心里想：亩产一千多斤的还稀罕得很呢，要亩产达四千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就提出“三千斤”这个数字试试看。他的口气还是有些勉强的样子。

接着是一阵沉默，一架古旧的时钟在“的达，的达”地响个不停。

“不，我們一定能种出四千斤的試驗田！”牛大宗有些激动地說。他相信党委提出的要求，一定能够做得到。这时全屋子里的人的眼光几乎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好吧！大宗，你說說实现四千斤田的具体办法。”黄社长的声調非常亲切，非常有力。

“办法么？就只有一条：依靠群众。你說对不？”大宗說着。他引用了县长曾在連坂乡的群众大会上說的这么一句话。

会开了几个钟头，会散后，天快黑了。大多数的人都已經吃完饭，但大宗一点也沒有想到該吃飯了。他挨家挨戶地把全队的社員都召集来开紧急大会。

会上群众的干劲真是冲天。他們对大宗說：“別說四千斤，五千斤也不在我們的話下！”当然，大宗最重視的是群众提出的許多增产措施。有的提出一定要深耕，有的提出每亩施肥一千担，这些都容易做到，而且是誰都承認过的增产的好办法。可是只有小青一个人却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見，他說要采取直播。

——“这怎么行呀！盘古分天地直到如今，从來沒有人这样做过！”李大伯第一个反对这个意見。

“不！大伯，直播并不是沒有人做过！”小青平和地說着，并举出了許多例子說明直播的好处。但他总說服不了李大伯，而

大宗却覺得小青說得有理。

会后，大宗請教了下放的农学院大学生，他們也都认为直播好，并且給大家說了許多科学道理。这些科学道理大宗听不大明白，但他决定干它一番，每亩播种四十斤。他想，我們做的就是前人从來沒做过的事，只要能增产，那还有什么好犹豫。但是，这又引起保守派的反对，社員朱以担就当着大宗的面断定說：“这样密，一定有种沒收。”

事实畢竟是事实。在人們辛勤地劳动下，創造了奇迹。現在早稻已經快收成了。看着那象盖了一层金被似的顆粒飽滿的稻穗，大宗笑了，大家也笑了。在收成那一天，試驗田的四周圍滿了本村的和別村的許多老年人，青年人，还有湊熱鬧的小孩子。人們看着沉甸甸的稻谷，心花怒放。

谷打完了，晒干了，开始过秤。“五千八百斤！”当看秤的大宗喊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人們沸騰了。第一生产队的隊員更是高兴，他們感到无比的驕傲。

这时，不知是誰唱起山歌：

前年卖粮用籮挑，
去年卖粮用船搖，
今年汽車裝不了，
明年火車还嫌少！

叶書記在打谷場

福州第六中學 林存榮

偉大的整風運動鼓足了全國人民的革命干劲，人們以排山倒海的气概建設社会主义。在这一日千里跃进的岁月里，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事迹！

七月十五日，吃过午饭后，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忽然，屋外由远而近地传来一阵欢呼声：“又升起一颗卫星了！”我赶忙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看人們正向立开叔生产队的打谷場拥去。我知道了，被称为“王牌田”的立开叔生产队的試驗田今天收割了，我也就三步并两步，脚不点地地往那儿跑去。

打谷場是設在兆宾伯的廳堂里。沒到門口，就傳來了一片“噼噼拍拍”的掌声和人們的欢笑声。廳堂已經塞得水洩不通了，十几个打谷手正此起彼落地揮舞着一束束沉甸甸的稻子捧着。奇怪，許多人都挤向靠着天井的那个打谷場。我也挤过去，蹬起脚伸长着脖子向前看。一个戴着草帽、穿着沾滿泥土的短衫褲的人，正在那里帶勁地捧着稻子。啊！他不是中共省委叶飞書記嗎？是他，个子不高，頂熟悉的臉。昨天，他帶着一队首长干部在田間搶收，今天又在打谷場出現了。

“我活了七十多岁，还没有看过当官的来帮助种田人干活！”站在我的背后黄建寿老伯伯摸着胡子对我說道。这时，旁边的几个打谷的小伙子更狂了。他們在跳着、喊着。叶書記对着他們一直地笑着。他說：“年青人就是有干劲。”說着，用贊許的眼光看着周圍

群众一眼，又拿起一大把稻子，轻轻地举起来，再狠狠地摔下去。

忽然，屋里闪了一下光，刷地亮起来。接着，“咔嚓”的声音响了。原来，省电影制片厂正在把这激动人心的镜头拍下来，场中更加欢腾了。弧光灯把谷子照得闪着金光。年青的打谷手们稻子举得更高，摔得更响了。叶书记笑呵呵地指着他们，对摄影师说：“应该把镜头对向他们啊！”

叶省长在群众中，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普通劳动者。他的劳动劲头，鼓舞着每个人。人们象打虎的武松一样，打下金黄的谷粒。傍晚时分，谷子都打好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往箕里装。一装装了一百九十四箕。我帮着大伙儿把一箕箕的谷子抬到外面扬净，这时人们思想紧张极了，“王牌田”就要告诉我们它的实际产量了。社员拿进两把大秤，许副省长和许县委书记亲自掌秤，“一百斤”，“一百零三斤”……站在旁边的林会计在统计着数目。叶书记频频点头。人们看到他的神情，都坚信奇迹一定会出现。最后，许副省长提高嗓子宣布：“平均亩产五千八百六十二斤五两八钱！破全国早稻亩产最高纪录！我代表中共省委向连坂乡林立开生产队表示祝贺！”听到这里时，我几乎忘记一切地跳起来！大家一阵接着一阵地喊着：“共产党万岁！”小孩子唱起了“四十条纲要好比红太阳……”人们紧紧地围住省委首长，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创造奇迹。叶书记兴奋地说：“这是群众的胜利，这是群众的喜悦！”他跑过去，紧紧握住社主任黄宝洛的手，向社员祝贺：“你们又胜利了！晚稻的计划怎样？”黄主任竖起大拇指，坚定地说：“三万斤！”叶书记转过身来用兴奋的眼光看着欢呼的群众。亩产三万斤一定会实现。不，一定会超过！有党的领导，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大年初一修水庫

長樂第一中學 張國英

大年初一。“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今年新氣象可多哩。人們剛辭過舊歲，清早就蜂擁地朝“大石崖”去了。往日寂靜的山頭沸騰起來了。人們扛着鋤頭、挑着土筐向插着紅旗的地方奔去：那里就是“大石崖”水庫工地。

一会儿，人們干起來了：有節奏的號子聲、打夯聲、掘土聲，跟歡愉的談笑聲匯成一曲勞動的樂章。這豪壯的交響樂在山谷中回蕩。它使那潺潺的流水為之遜色，使那呼叫的松濤也淹沒了吼聲。

勞動的人們開展了競賽：挑土的向掘土的挑戰。挑土的多裝快跑，讓那新的土堆不斷增加。掘土的不斷讓那圖表上標明土方的掘進數的箭頭迅速地向上升，最後衝出圖表以外。人們歡呼着：“看，我們的火箭上天了！”打夯的唱着有節奏的高亢的打夯歌，重沉沉地捶着大壩，把它夯得實了又實。他們說：“土地公公啊，你別再喊痛吧！我們要讓堅實的大壩攔住一溪的清水，造福萬民。”

我們要求在山洪暴發的日子里，不再讓那野獸般的洪水沖跑了山上的肥分；我們要求在干旱的炎夏里，禾苗不再干渴。為了畝產二千斤；為了畝產一萬斤，為了畝產十萬斤，人們放棄了休息，放棄了文娛活動，一反常規地在大年初一里，來到這歡樂的工地上。

工地上那挑着土飛跑着的一對男女，他們不時地相顧一笑。那

是在除夕晚上剛結婚的夫妻。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不歇氣地干着。人們不許他來，他却執拗地說：“我還年青哩！”人群中干得最起勁的，是挑着大担子、大担子的咱縣的縣委書記和咱區的區長……人們勞動着，原計劃三年才能消滅的干旱，只要一個月就能實現。而這個水庫，保證十天完工！

人們勞動着，回憶起過去的充滿辛酸眼淚的歲月：土地龜裂了，禾苗枯焦了，國民黨爪牙還三番五次來要捐要稅。他們還要什麼“水利”捐！那時求告無門，只好到龍王廟來燒香，磕頭。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還了。有一位老人激動地說：“要說龍嗎？有啊。你看那一隊隊挑土的人，不正象是一條條龍嗎？”

啊！人們，正在主宰着大自然，要叫龍王听从自己的使喚了。在我們的眼前展示了一幅美麗的圖畫：秋天，田野上一片沉甸甸的稻穗，一座座金山……

人們解放了思想，躍進，再躍進，水庫星羅棋布地修建起來了。這就是我們實現“雙千斤”縣的保證書啊！”

水高一尺堤高兩尺

福州第一中學 陳智亮

“我們一定要修起二十里長的海堤，我們要變赤砂為金砂！”金砂鄉人民在社會主義大辯論中，干劲沖天，發出改造自然的豪壯口號。

天剛蒙蒙亮。琅岐島東面的海岸邊上，婦女們挑着土，象穿梭般來來去去，他們打破了几千年來婦女不出工的常規。遠處全是

男人。

“跳下水里去吧！泥浆会淹沒到腰和胸，有了堤也沒有人命。”一些富裕的农民动搖了。可是，“扑通！扑通！”說时迟，那时快，一口气跳下了二百多个人，其中有党员；有团员；还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子。

我猛地記起这个老头子曾告訴我的话——他是我舅父的邻居。那是去年秋天的傍晚，他对我說，他已經六十二岁了，今天才感到金砂有希望。过去金砂是絕地，海潮一来，淹沒四千八百亩田地，一千七万亩单季稻，每亩只收四五十斤，那五百亩窪地，每亩只收四十多斤稗子。有一年海水还冲走一二十亩地。“十种九不收”这不是假。那些年青人为什么找不到老婆呢？那些十岁的姑娘为什么还是光屁股呢？人們都說过去这里是“赤砂”，而不是“金砂”。

黑水泥浆浸到人們的腰間。这时，春雨不停，海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兇。但是，那烏黑的泥土却象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地从人們的手上飞向海堤。

海堤不断增高，日子不断过去。三十天后就要春耕了。時間短促得很。但是，海水好象故意跟人們作对，一个木头架的水閘，木架子被海水“嘩”一声冲走了，海水往里冲。“呀，快来呀！”三个突击队员不約而同跳下水去，他們紧紧抱在一起，寬闊的胸部堵住了决口。“坚持啊，爭得時間，就是胜利！”終于大队人馬赶到了，有扛木头的，有拿鋤头的。一个钟头修好了决口，保住十五万个劳动力的建筑物。

堤快要完成了，最低地方距海水只有两尺。但是，区公所来个紧急通知說：明早海水要漲高一尺半。全乡人民听到这消息裏

劲起来了，“我們要爭取在午夜前把堤增高到二尺半！”全乡人民发出了呼声。这就是战斗口号。五百名的突击队，点上了一百盞汽灯猛干了一頓。人們跟海水賽跑，水高一尺堤高二尺。劳动的呼声压住了海水的喧嘩声。海水不断增高，增高；海堤也不断增高，增高！海水增高一寸，海堤增高两寸；海水增高一尺半，可是冲不过海堤。兇猛的海浪冲来了，只得无力地回到海中去。深夜，十一点半完工了，对面白犬島上的敌人还不断地开炮。年青人說：“敌人又放礼炮欢送我們回工啦。”老头子說：“我們使顆顆赤砂变为金砂，可气死敌人啊！”

寿板的故事

潘 湘 官

我睡得正熟，忽然被一陣嘈杂的声音吵醒。刚过大年初一，誰这么早起来呢？我匆匆忙忙穿好衣服，一骨碌下了床。蔚藍的天空，启明星还閃爍发光。我走到門口，看見一簇人正拥着我的远房伯父的寿板往田里扛去。奇怪，这是干什么的呀？二伯走在最后头。

我一个箭步赶到他的跟前，急着問：“二伯，他們为啥把你的寿板扛去？”

二伯笑瞇瞇地捋着胡子說：“就让他们扛去吧！”

“呀！誰出了事啦？”我惊叫起来，越发感到莫明其妙了。

二伯看見我这样慌張的样子，倒还笑着把我罵了一通：“你呀，乡里的事，脑子里装得太不够了。”我羞愧地低下头。真是